

崇川往事

通州、海门合用一个科举考场

□程太和

海门与南通合并(海门合并为南通市区的一个区)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。明清时期,通州、海门即合用一个科举考场。

清代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:即院试(含县试、州试、府试);乡试,又称省试;会试(国家级考试),又称京试;殿试,又称廷试。南京的乡试贡院(江南贡院)是安徽、江苏两省合用的一个考场。安徽省有8府,5直隶州,所属州县56个。江苏省有8府(江宁府、镇江府、常州府、苏州府、松江府、扬州府、淮安府、徐州府)、3直隶州(太仓州、通州、海州)、2厅(扬中厅、海门厅)。2厅为新涨出的沙洲,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开发区。2厅均为省直隶),所属州县66个(“散州”下不设县,属府管辖。安徽亦同)。两省每次参加考试的生员约5000人以上。

通州、海门均为省直隶,但两地的科举考场均设在通州文庙(现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14号,1983年被列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,2011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)。场内有考棚,棚内没有间隔(类似于现在的大教室)。内设长条桌和长条凳。清代规定,参加科举考试者,首先要“身家清白”。所谓“清白”,就是家庭不是“娼、优、隶、卒”之户。即:为娼的、唱戏的、衙门当差的、服务行业的“下役人”及其子孙都不得参加考试。其次是受过官刑、挨打屁股处分的,也不得参加考试。农工商家庭子弟要有籍贯。籍贯,本来是指一个人的祖居或者出生的地方,人皆有之。可是报考的籍贯要有三代(曾祖、祖父、父亲)姓名,如果是读过书考过“功名”或者做过官的就认为是有案可查的,称为有“籍贯”;如果没有考过“功名”,就是没有“籍贯”,要开籍。所谓“开籍”,其办法是找有“籍贯”的同姓人家认本家,或者继承其为后裔。这样通过“挂名”“挂籍”的方式就有“籍贯”了。也有人将此行为称为“冒籍”。“冒籍”当然是要花“银子”的。清代科举没有“政审”这一流程,而由廪生(院试被录取者称为庠生,或称生员,俗称秀才。生员中又分三种:最好的称为廪生,次为增生,新入学的称附生)出具书面保证,对某一考童保证无身家不清白或者冒名顶替代考等作弊行为。通海地区廪生每年可领国家俸粮200市斤。报考者冒籍与否只有廪生知道,外人不得而知。考试这一天,廪生亲引考生进场,再按照具体考试规定行事。

主持院试考试有一套专门人才。江苏省学政衙门设在江阴。因江阴是国防要塞之地,设有大员镇守,可以兼顾紧急军事及其他工作。三年之内,这位大员要对全省8府、3直隶州、2厅所属66州县的考务负责,他要主持两次院考(一次科考、一次岁考)。学政抵临某地时,有关考试随员同行,都是坐民船,有时先到泰州,考扬州府所属8县的考生,后到通州直隶州,考通(州)、海(门)、如(皋)、泰(兴)的考生。也有的时候先通(州)后泰(州)。考试前,学政坐在暖阁里。州县学官侍立两侧。同时各廪生与唱名人员恭候待命。考试开始,每唱一考生名字发给一份考卷。廪生随即呼应“×××保”。考生才能接卷按号入座应试。考试内容大多来自四书(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)五经(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)。通州(含海门)、如皋、泰兴等州县先后分期进行院考,考题不同。考试的结果,看所写八股文的优劣,参考经史、时务和试帖诗,择优录取。各州县录取名额,参看每年对国家缴纳的赋税多寡而定。如遇到皇室喜庆恩诏可多录取部分名额。

乡试以农历子、卯、午、酉年的中秋节前在全国各省的省会举行(南京的江南贡院为安徽、江苏两省合用的一个考场。“解元”为两省轮流“获隽”)。会试以农历丑、辰、未、戌年在京城举行。会试考中者待命进紫禁城接受殿试。清初在天安门太和殿,乾隆时至光绪时在保和殿居多,间或也在“正大光明殿”举行。



南通特别区第十一次联合协议会合影,1944年

南通老照片

海陵旧话

相比《如皋日报》,上海《诗歌丛刊》的影响大多了。此刊的作者包括臧克家、邹荻帆、丁景唐等知名诗人。耿林莽诗作刊出两首,署名均为“耿林莽”。耿先生解释,早前在如皋等地发表作品,署名“林莽”,待到上海发表诗作,竟然遇到同名诗人,又缘母亲姓耿,才将署名改为“耿林莽”。

1945年5月15日,《诗歌丛刊》(第二辑)刊出耿作《串场河》:
串场河
你是一条诗意的河流
你是一个多情的
流浪的歌手
永远弹奏那支
使我神往而又伤情的歌
轻轻唤起我的乡愁

我永远不能忘怀
那些明朗而清新的
年青的日子
我曾一次又一次地
在你长满芦苇的两岸
行吟着归去
海洋的清风
自由而辽阔地
洗拂过你的河沿
洗拂过我
用铿锵而年青的声音
向你唱出的
沸腾的诗篇

在那咸味的
青春的风里
田野呼吸着
大地呼吸着
人们辛勤地
以污泥的劳动的手
不停地工作

而我 便 在那些润湿的
春天的日子
踏过你两岸
赭黑而丰腴的土壤
在你无休的风浪
喃喃着梦幻的呓语
我也幻想着自由的
蓝色的海滩
那些青青的鸟子
漂浮着
遥远又遥远
画板的地平线上

呵呵 你的眼泪一般晶莹
青碧的流水耀闪我的梦寐
串场河
在你的两岸行吟着
我的诗篇里从来是
满溢着铿锵的热情
我怀着孩子的喜悦
青春的渴望

呵呵 那些湿润的春天的日子
使我伤情而又神往
查阅《如皋县志》,串场河,位于如皋掘港(今属如东)镇至丁堰镇之间,属于如泰运河的一部分。1938年,日军侵犯如皋,耿林莽避居乡间,故而对于串场河两岸的田园风光,印象深刻。人在异乡,他通过描写串场河景物,抒发乡思,憧憬未来。

1945年9月1日,《诗歌丛刊》(第三辑)又刊出耿作《流离》:
我已不能清晰记忆起
廿年寂寞无声地逝去
风雨里漂泊过
依稀古城迟暮的影子
模糊了,那盏
家园矮檐下恍惚的风灯

送喜蛋

□管劼丞

个,亲族众多、交游广阔之家,总共可能染上几百成千的。

接受了人家喜蛋的,常是根据喜蛋数目和双方的分际、交情回送一些礼品,于是有所谓看产妇,嘴说是看,其实是给产妇送些猪蹄和肚肺等食品,农村主要送的是红糖和油馓子。收了喜蛋,也有不看产妇的,像接受三个的多半可以免此一举,收九个或以上的为了被对方看待在亲厚之列,有的除看产妇之外,还兼送些礼物给新生的小孩子,例如小的鞋帽之类。

喜蛋送到哪里总是受欢迎的,儿童喜欢

慈母窗前安详的笑语

今夜,在这贫寒北方的冰地
我是如何哀伤日子的流离
廿年,孤独地漂航过
没有笑,没有亲切的友谊
我的怀念在南方
然而,如其忧伤的
我不能归去

此作比《串场河》更为现实,直言不讳地道出心中久久不能平息的乡愁。《流离》《串场河》同样写于徐州,可谓《如皋日报》那批诗作的延续——“真实反映诗人当时的生活情况”与心中波澜。

《流离》《串场河》在沪刊出,源自马博良先生慧眼识珠。2018年12月30日,耿林莽致信笔者:《诗歌丛刊》,我已没有一点印象,当时我在徐州,只和上海《文潮》月刊编辑马博良有联系,在他编的刊物上发诗。(诗作)有可能寄给他,他转过去的。马博良当时是圣约翰大学学生。

华侨马博良,祖籍广东中山,笔名马朗,编辑、小说家、诗人,幼居澳门,后迁上海,办刊撰文。《文潮》月刊的创办人,就是青年人马博良。他编辑《文潮》月刊的宗旨之一,就是扶持思想“左倾”的青年作者。《文潮》连载青年作家丁谛(即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吴调公)的小说《文苑志》(堪称《儒林新史》),讽刺现实,遭到当局查封。(温雅红《马博良与四十年代上海文坛》)

1945年3月,《文潮》停刊,留下大量积稿。时逢4月《诗歌丛刊》创刊,主办者又来自圣约翰大学,即马博良的校友,于是不少《文潮》余稿进入新刊,合情合理。笔者查阅作者名单,除去耿林莽与马博良本人,《文潮》《诗歌丛刊》的共同作者还有麦耶、司马琴、宇文洪亮、唐汶、司徒轲、田妮等人。《文潮》老作者几乎占去《诗歌丛刊》的“半壁江山”。这应不是巧合。因此,耿林莽应当感谢马博良,他真是一位负责的刊物编辑。

它红得别致。希望得子的妇女是喜欢它给她带来的一个新的现实希望。她们都重视所谓抛头蛋,那是在新生儿洗三的时候,曾经收生婆在他头部绕过几绕的一些红蛋,希望得子的为着相信吃了会生儿子,当然格外欢迎这些。而收生婆就更是更多地讨几个蛋,好让她作为抛头蛋去送人,讨人家的喜欢。

人家送喜蛋,一般在洗三之后,而对产妇娘家报喜,却是一经分娩,便有所表示。习惯是用两孟放着去壳白鸡蛋的米粥送过去,这粥,被称为“毛米粥”。有人以为毛米粥当即糜粥的衍音,很可能是这样。

旧文新刊

生了小孩子,特别是头生子,南通地区一直有送喜蛋的风俗。蛋是用颜料染红的,所以又称“红蛋”。南通习惯用鸭蛋不用鸡蛋,邻县如皋则用鸡蛋不用鸭蛋。

人家送喜蛋,照例是成单不成双,大概心理上怕生双胞胎,于是忌讳用双数。送喜蛋意在报喜,主要是报到产妇的娘家去,送去的数目也就特别多些。染蛋分送的人家,经济情况一般是较好,在这件欢喜事上,总要显得富裕些,为此,送到产妇娘家去的蛋常是四十九个,也有多到九十九个的。额外的分送,要看分际和交情,一般送九个,最少也得送三